



季尔·布雷乔夫科幻小说精品集

# 劫持奇才

王志冲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90284533

季尔·布雷乔夫科幻小说精品集

# 劫持奇才

王志冲 译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劫持奇才/(俄罗斯)布雷乔夫著;王志冲译.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1

(季尔·布雷乔夫科幻精品集)

书名原文:ПОХИЩЕНИЕ ЧАРОДЕЯ

ISBN 7-215-05165-X

I. 劫… II. ①布…②王… III. 科学幻想小说  
- 俄罗斯 - 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74539号

**本书已由季尔·布雷乔夫先生授权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6-2001-034**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5723341)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 180千字 印数 1-4000册

2003年1月第1版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

定价:14.00元



# 构建两个缤纷世界的人

——季尔·布雷乔夫和他的科幻小说

(代序)

早在始于1957年的苏联科幻小说黄金时代,本文要介绍的季尔·布雷乔夫已被公认为是璀璨的明星之一。无论就出版物的质量和数量而论,抑或以作品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而言,他都堪称俄罗斯数一数二的科幻小说大师。

季尔·布雷乔夫(1934~ )原名伊戈尔·福谢沃洛多维奇·莫热依科,是俄罗斯当代著名的学者型作家。

他的母亲原为孤女,无依无靠,但自尊自强,曾进工厂做工,后来当上司机,经过不断的学习又进入军事学院深造,终于成为军工化学工程师。母亲的坚毅和刻苦,显然对季尔·布雷乔夫具有直接影响,使他热爱学习,工作时间和实际成果大大超过常人。

季尔·布雷乔夫原本喜欢的是历史、地理、东方文化,也曾向往当一名地质学家或考古生物学家,但进的却是师范学院翻译系,



专攻英语。毕业后，他前往缅甸，在建筑工地任翻译。异国独特的名胜古迹、山光水色、石窟密林令他迷恋。利用假日探古寻幽，使他对东方的历史、地理、尤其是古老文化的形态和底蕴增添了亲切感和深入探索的愿望。

自缅甸返国后，季尔·布雷乔夫进入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他工作成绩突出，后来就一直主持东南亚部。正如他本人所说的，“40年没挪窝，这是别人羡慕的恒定状态”。

在缅甸当译员时，他没有把业余时间都用在游览秀丽的山水上。丰富的感性认识和潜心的钩稽研习，有助于他后来写出几本关于缅甸中世纪历史的书，进而他又在东南亚历史文化等方面出版了专著。

在东方学研究所任职之初，趁着年轻，他还同时兼任记者，足迹遍于全国。著名的《环球》等刊物上经常刊登他的游记。后来，这些高质量的游记也被分类汇编成书。

与此同时，勤奋的季尔·布雷乔夫还出版了好几本关于印度洋海盗的书，出版了科普读物和相当冷门的有关徽章的著作。他成了俄罗斯徽章学专家——收藏家与研究家。

他的丰富阅历和渊博的知识在他的科幻小说里都有所反映。例如，小说里的人物具有探究精神或收藏癖好；某些历史人物甚至史前人种“复活”，居然栩栩如生；某些地理环境甚至外星地貌的特色虽然是虚构的，却也能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丰富的阅历、细致的观察、广泛的阅读、深入的思考，加上天马行空的想像，赋予他的科幻作品亦真亦幻的内容、绚丽多姿的形式，从而反映出他强烈的人文精神、独特的创作风格和雅俗共赏的艺术品位。

凡事的必然结果往往源于偶然的起因。季尔·布雷乔夫成为科幻小说大师，最初的作品竟是为5岁的女儿写的。



当时，青年学者季尔·布雷乔夫有了女儿，由孩子的外公取名阿丽萨。这是个不常用的名字。俄国最后一个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多罗夫娜(1872~1918)，原名即为阿丽萨·格森·达尔姆什塔特茨卡娅。后来，以阿丽萨为主人公的不少作品在国外以英译本出现，由于文字关系，阿丽萨被译为“阿丽思”。有些人便觉得，似乎季尔·布雷乔夫袭用了英国著名童话作家刘·卡洛尔(1832~1893)的名著《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中主人公的名字。季尔·布雷乔夫说：早知如此，用一个更大众化的名字如“玛莎”之类的就不会引起误会了。

说是这么说，改却不可能。原因至少有二。其一，作品主人公和作者的女儿同名，其中当然寄寓着深切的、父亲般的感情；其二，随着以阿丽萨为主人公的许多长、中、短篇作品一版再版和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近40年来，这个名字已为越来越多的读者所熟知、认可和喜爱，知名度极高。现在的俄罗斯小朋友在书店里挑中描写阿丽萨的科幻小说集，爸爸或妈妈会在一旁高兴地说：“这也是我小时候爱看的书。”

季尔·布雷乔夫为女儿写的一组短篇科幻故事，总题目为“出不了事儿的小女孩”，共七篇，首先在1965年第11期《冒险世界》上发表，立即广受欢迎，一再被转载、出单行本、收入各种集子。于是，作者欲罢不能，大写特写，为少儿，也为成人。“出不了事儿的小女孩阿丽萨”在以后的作品中“升格”为12岁左右的少年，布雷乔夫又在作品中增加了男生巴史卡作为她的黄金搭档，让他们一同历险。

季尔·布雷乔夫自己回顾时讲：“今天我已很难说清写了多少，不过大概总共超过60本了。”

作者自称“大概总共”的数字，看来是指新作品。而旧作品也在不断重印、出新版和收入各种集子，越出越红火。1998年出版



了41种,1999年出版了55种,2000年达到74种。其受欢迎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在国外,他的科幻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影响日益广泛。美国科幻小说大师詹姆斯·冈恩所编巨著《科幻之路》第6卷的入选作品,均为各国已有定评的科幻名家的代表作。其中,俄罗斯部分选入的是斯特鲁加茨基兄弟俩的一篇和季尔·布雷乔夫的两篇。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他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与影响。他的一些科幻小说许多年前便开始陆续被拍成影视作品。根据他的《生锈的元帅》改编的科幻影片,早在1989年就曾在我国中央电视台播出过。

季尔·布雷乔夫在科幻小说方面的成就十分辉煌,因此在苏联时期便荣获了国家文学艺术奖。

他拥有博士学位、教授职称,又是东方文学研究院院士,多次获奖,然而最令他激动的是得到读者的肯定和赞扬。1996年6月5日,他在写给译者的信中写道:“我有了一件喜事——少儿读者认定我是本国的优秀作家。这种评选活动一年一度,在俄罗斯中心儿童图书馆进行。该活动不允许成人插手,由孩子们自己决定一切。”字里行间充满了喜悦之情。

季尔·布雷乔夫的作品属于“软科幻”,即不以艺术地详介高深艰涩的未来高科技为己任,而以在高科技的衬托下塑造鲜活的人物,设置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融科学、幻想、童话为一体见长。

在为成人写的科幻作品中,以宇宙飞船医生帕弗雷什为主人公的中长篇小说,形成“帕弗雷什系列”;而在少儿科幻作品中,以21世纪80年代的地球女孩阿丽萨为主人公的中短篇小说,形成“阿丽萨系列”。这两大系列加上其他作品便是季尔·布雷乔夫构建的两个色彩缤纷的科幻世界。读者从他的作品中可以获得视野的拓展、心灵的滋养。

本套精品集从“帕弗雷什系列”和“阿丽萨系列”中遴选了两



本,恰当地反映了季尔·布雷乔夫作品的特点。

本书中的《劫持奇才》写于1978年,1979年最初由《化学与生活》杂志发表,并多次被收入各种中篇小说集,截止到2000年总发行量已超过51万册。本书中的《劫持奇才》是根据1997年版的同名中篇小说集翻译的。

作品颠倒时空,让27世纪的未来人与当代人和700年前(即13世纪)的过去人相遇。作品想像大胆,对人在时间中的逆向行进提出一种似乎简单却也有趣的方式。女主人公的内心活动刻画得相当细腻,与充满悬念的情节齐头并进。作品融粗犷与精细于一体,错落有致,结局出人意料。

《大天神和逃亡者》写于1970年,是“帕弗雷什”系列之一。1972年发表于《科学幻想作品选》第11期,后多次被收入各中篇小说集。截止到2000年总印数已超过30万册。

本书中的《大天神和逃亡者》是根据1993年版的同名长篇小说集翻译的。

俄罗斯的宇宙飞船由于故障迫降于一个地球人不甚了解的外星球。作品讲述了飞船医生帕弗雷什在这个星球上的一段奇遇。外星球怪异的地理环境和当地部落的奇特风俗,引人遐思。一对外星球恋人的生死恋,也牵动着我们地球读者的心。

季尔·布雷乔夫本人谦逊地自称“业余作家”,而且他确实从未离开过本职工作。这就更加令人钦佩。他的作品独出心裁,独辟蹊径,独树一帜,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影响日益深远。

译者过去陆续译过季尔·布雷乔夫的作品100多万字。与他通信十余载,虽未谋面,已成挚友。这次能有机会出版季尔·布雷乔夫的科幻精品集,向国内的读者朋友比较全面地介绍这位俄罗斯科幻小说大师,我非常高兴。

我非常感谢提供这一机会的河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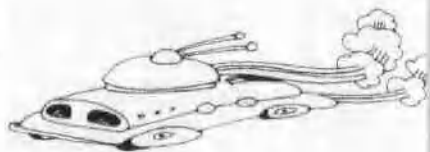
在这里，我还要高兴地告诉中国读者，季尔·布雷乔夫尽管年近七旬，目前依旧笔耕不辍。我遥祝老朋友健康长寿，并继续为本国乃至全世界的读者不断送出精美的礼物——充满奇思妙想、惊险而不恐怖、通俗而不庸俗、高格调、高品位、给人以欢欣与教益的科幻小说。

王志冲

2002. 8

JIECHI QICAI / 劫持奇才

# 目录



## 构建两个缤纷世界的人

——季尔·布雷乔夫和他的科幻小说(代序) ..... 1

劫持奇才 ..... 1

大天神和逃亡者 ..... 124

SBU 97/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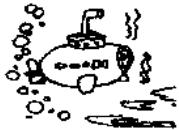
## 劫持奇才



尚在远处，安娜已喜欢上了那栋房子。她顺着木栅栏，疲乏地走在尘土飞扬的小路上。根部粗壮的榉树投下稀稀疏疏的影子，她在这些树阴中穿行，从年久泛白的井壁旁擦身而过。一股疾风刮来，铁链子碰到疙疙瘩瘩的井壁上，发出响声。一群母鸡慌忙让路，同时“咕咕”叫着，抱怨人类的蛮横；公鸡则保持尊严，迈着正步离去。井排坐在墙根土台上的老婆婆们异口同声地招呼安娜，随即久久地目送着她。街道宽阔，过往卡车留下的辙印蜿蜒其间，恰似一条山间小溪，在“山谷”中长满车前和其他矮草。

房子是坚实的，铁灰的房顶当初曾是红色。房子单独坐落在那儿，远离村庄。另一边有条几乎干涸的小河。

安娜站在跨河的小桥上——那是两根原木，上面横钉着木板。旁边的河滩，只剩下宽而浅的洼地。车辙越过洼地，直抵木屋那敞开着的大门。木屋是用原木搭建的。一条小径，从小桥那里伸出去，



绕过房子，沿着土丘绿色的斜坡透迤而上，攀向平缓的土山顶。那儿树木郁郁葱葱，仿佛给山戴上了帽子。

玛格达婶娘精确地描述了路线，而安娜本人随着离目的地越来越远，也逐渐认出了这个自己20年前作为5岁女孩度过夏季的地方。她重新沐浴在久违了的宁静之中。这份宁静感和黑麦地、牛蒡叶、小树林上空蓬松的云朵、水井畔链子的响声及绿坡上马匹的侧影融合在一起。

有一道栅栏歪斜了，几根窄板条脱落下来。荨麻从缝隙中钻出来。茶藨子灌木正对着三扇窗户疯长。这些窗户当初饰有浅蓝色的窗头线，还有护板。这房子无依无靠，又没人住，显得孤单落寞。

安娜拉开围墙门生锈的铁门，跨上台阶，然后回头看了看村庄。村庄沿河铺展开，有片树林把它和铁路会让站隔开。河的对岸，树林紧靠河流。林中吹来凉爽的风。风掠过维亚特拉河，以千万只细密的爪子犁过如镜的水面，又去摇晃岸边那大片的芦苇。房子拐角处传来马达的轰鸣声，一艘船尾低低的小舟，用微波细浪锯碎风的痕迹。船舱里坐着一个老大爷，身穿雨衣，头戴蓝色毡帽。他似乎感觉到了安娜的注视，回过身来。虽然离着那么远，他的脸盘只是一个褐色的斑点而已，可安娜觉得，好像老人在谴责她出现于理当永远孤寂的空房子里。

空着的居所总是可怜兮兮的。门槛旁的水桶干裂了，不知怎么的，上面插着一柄耙子。顶盖塌陷的狗窝边，锈迹斑斑的小链子上拴着半腐烂的脖套。

安娜掏摸钥匙费去了许多时间。当弧形的钥匙柄从粗厚的锁孔内猛地弹出时，门勉强开了，仿佛有谁在里面顶住它似的。门厅里弥漫着无人居住的霉味。阳光从天窗射入，穿透黑糊糊的空气，光柱中飘飞着受惊的细微尘埃。



安娜推开门，走进暖和的屋子。门上蒙着棕黄色的漆布，底下用胶合板虚掩着一个窟窿，猫想进来时，可以从那儿钻入。安娜回忆起自己曾蹲在那儿，羡慕新娘的黑猫连夜里也被允许走来走去。回忆宛如小铃铛，才“叮”的一响，立刻就被巴掌捂住了。窗台上，牛奶瓶里插着一束纸花。压坏的沙发底下蹿出一只田鼠。

安娜把插销拧开，卸下护板，推开房间的窗户，然后拐进厨房，把那里的窗户也打开。厨房和居室之间是一堵高度不到天花板的隔墙。光线一照，那种冷清便越发明显，平添了几分凄凉。安娜在俄式炉灶乌黑的口上拿起一只盆儿，在屋角模糊不清的圣像底下找到了抹布。当务之急是擦洗地板。

安娜从河里取来水。园子里没人照管的苹果树变野了，疯长得使人只能从枝枝杈杈间穿行。把地板擦洗干净后，她往瓶子里插了一束甘菊，纸花则放到神龛那边去。她一点也不累了，因为这简单的活儿使她产生愉悦的满足感，而潮湿谷壳的清新气息一下子把房子里尘埃的甜腻味驱赶出去了。

安娜从随身带来的被单中，取出一条，铺到大房间的桌子上，摆上书本、纸张和盥洗用品。

现在可以歇一下了，也就是可以去村里取一趟牛奶，顺便探望根纳季爷爷和他的老伴儿达莉娅。

安娜在厨房里找到一只完好的牛奶罐。她从房子里出来，按照城里人的习惯锁上门。她在围墙门旁站立了片刻，并未直接进入村庄，而是走向土山顶上的小树林，因为某种20年前绝对孩童式的秘密，是和那地方相关连的。

小路在稀疏的灌木丛中曲曲弯弯地延伸着。灌木丛旁，草莓红盈盈的。安娜突然发现，自己到了土山顶，置身于被废弃的老墓地上密林的阴影内。灰色的方石碑和石头十字架被埋在泥土里。榛树长得蓊茂盛，其间的低洼处怒放着铃兰花。有一块方石碑不



知怎么还竖立着，安娜不由猜测，这里可能曾埋葬过一个巫师，后来他复活了，爬出去了。

忽然，安娜觉得好像有人在背后监视她。小树林里阒然无声——风在这儿不敢张狂。古老墓地的恐怖气氛遽然攫住了安娜，迫使她头也不回地疾步向前走去……

## 2

“如果我吓着了你，安努什卡，”穿雨衣戴蓝帽的白胡子爷爷叫着安娜的爱称，“想必你会原谅我的。”

“根纳季爷爷，您好。”安娜说。想不到村子里还有人能一眼就认出她来。

他们站在屋顶坍塌的石头教堂旁边。一只大蜻蜓翩然飞落到牛奶罐的边沿上。安娜把牛奶罐搂在胸前，往里瞧了一眼。

“你要取牛奶吧？”根纳季爷爷问。

“我来看看您。”

“我会给你牛奶的。我是来带马的。这匹马名叫克列奥帕特拉，简称克列帕，溜溜达达到了这里。不知怎么的，它老想朝清静的地方跑。它来自城市，是赛马场筛选下来的。”

“婶娘给您写过信吗？”

“她常写信给我。每逢节日，她总要来信问候。我驾船去小河浜，回来时，你正站在台阶上。长高喽……你打算进研究生班

吧？”

“姑娘连这事儿也写了？”

枣红马站在教堂的另一边晒太阳。它的皮肤散发出汗味，皮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你仔细瞧瞧这 17 世纪的教堂。它建成于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期，而打地基还要早得多。你知道吗？从列宁格勒来过一位文物修复家。他叫瓦西利耶夫。全名是捷连季·伊万诺维奇·瓦西利耶夫。你认识吗？”

“不认识。”

“可能他们要来进行修复工作，或者开始发掘。这儿的土山上有过一座中世纪的城市。大地确实包容着无数历史的秘密。”

爷爷庄重地噓了口气。他把帽子往眼睛上压了压，拍拍克列帕的脖颈。这匹马立刻朝前走了。安娜明白，文物修复家瓦西利耶夫在根纳季爷爷心中引发了一阵甜蜜的骚动，使他脑子里呈现出一片多少世纪前的诱人情景。

克列奥帕特拉走在前头，后面是打着手势的爷爷——他的雨衣徐徐摆动，仿佛鬼魂的披风。他说着话，并不回过脸来。有的时候他的噪音消隐在灌木丛中，听不见了。他谈及江河与树林的消失；某个商人早在革命前便把土山上的石块运到波洛茨克城里，用这种方法偷盗文化遗产；这一带的居民五方杂处，因为各地的人想来就来；每个村子都该建立博物馆……话题纷繁，都是骤然冒出来的。

他们从河对岸那坡度很小的土山上下来，沿着黑麦田走。田边长着矢车菊。安娜采着花，落在了后面。随即，她攀上爷爷，并且找到新的话题——飞碟在米奥雷市上空悬浮过两天，月球的火山底下可能存在生命……在小河旁，爷爷回过身来。

“你住到我们那儿去，好吗？何必一个人待在那栋房子里呢？”



我跟达莉娅是单独过日子的，咱们可以聊聊。”

“我住在自己那儿也挺好。谢谢。”

“我也不抱奢望了。”爷爷宽容地同意了。

在根纳季爷爷家里不得不多逗留些时候。达莉娅奶奶又煮茶，又拿糖果；爷爷则从皮靴盒子里掏出他和文物修复家瓦西利耶夫见面后开始搜集的东西，在桌子上开了个个人的“博物馆”。这“博物馆”里有：几张 20 世纪 20 年代老爷爷的照片、一罐不同年代不同形状的陶瓷碎片、几张反映波洛茨克市和蒙特卡洛疗养地风光的名信片、起了铜锈的鼻子上穿着圆环的狮头门环、一个燧石的标枪头、一只大概内有古老精灵的小瓶子，等等。收藏品是偶然获得、出处不明的。达莉娅奶奶招呼安娜到厨房里去，谈谈亲戚们的事情，然后悄悄地说：“你别发笑。让他自得其乐去，不然他又要喝酒了。”达莉娅奶奶和根纳季爷爷过了半个世纪，老在担心他酗酒。

## 3

黄昏的种种声响，搅乱了空气的沉寂和清纯。水井旁的闲谈、妇女的笑声、远方卡车喇叭的嘀嘀声、树林后面极远处火车轮子的铿锵声——所有这些都助于安娜更为深切地体察天宇的寥廓。月影在昏黑的河面上晃动，树林神秘莫测地缄默着，游鱼在击水，蚊子在鸣叫。





安娜不急不慢地朝自己那栋房子走去。想起爷爷的唠叨，她不禁哑然失笑。这次她轻易地打开了已被制伏的锁。她一手拿着门锁，一手拿着满罐的新鲜牛奶，走进黑咕隆咚的门厅。她刚跨出一步，便意外地撞着了什么硬邦邦的东西，罐子脱手落到地板上，门锁砸了脚。安娜惊呼了一声，双手捂住脚。就在这时，分开门厅和房间的隔墙那边响起一个男子尖尖的问候声：

“基恩，你怎么了？”

阁楼上传来另一个人的低声回答：

“我在上面。”

安娜虽然感到一阵剧痛，还是愣住了。刹那间，她产生了一个古怪的念头——自己误入了邻家。但在小河这边只有一栋房子呀。刚才是她亲手开的锁。

通向阁楼的狭窄梯子上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门“吱嘎”一响。

两只电筒同时亮起。安娜闭上了眼睛。

她睁开双眼，眯缝着，看见门厅里有两个男人，屋子正中间有一只黄色的大手提箱，上面洒满了牛奶。一汪牛奶在地板上流淌，牛奶罐的碎片在奶液中晃动，仿佛红褐色的小船。

其中一个男人挺年轻，年龄不见得比安娜大。他身穿整洁的蓝色西服，系着蝴蝶式领结。他长着一头鬈曲的黑发，骠骑兵般的目光咄咄逼人。另一个从阁楼上下来的男人，要年长些，壮实些，高颧骨的脸黑黝黝的，两只不大的眼睛炯炯发亮。他身穿黑色的高领套衫和磨损的斜纹布牛仔裤。

疼得皱眉蹙额的安娜挺直了身躯，首先发问：

“你们是爬窗进来的？”

两个男子手里都拿着耀眼的小电筒。

“您在这儿做什么？”高颧骨的闯入者反问。